

“三西”扶贫记

□新华社记者 李从军 刘思扬 朱玉 李柯勇 张汨汨

“走哩走哩哟，远远地远下了，
心里像刀子搅乱了。
哎嗨哟的哟，
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……”

这是六盘山下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。70多年前，一个孤独的青年在西北高原上踯躅前行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了略带嘶哑的“花儿”，是那么的忧伤，这是车马店女掌柜五朵梅在为他送行。

这个青年，就是后来蜚声遐迩的“西部歌王”——王洛宾。

这就是西北的曲调、西北的人，有眼泪，还有饥饿和贫穷。

六盘山所处的宁夏西海固，与甘肃定西、河西，合称“三西”，这里是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发源地，又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。

翻开一纸发黄的奏折，我们仿佛听到了130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那一声叹息：“陇中苦瘠甲于天下。”

直到30年前，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，丢下的还是一句绝望的评价：“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。”

1982年，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，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大规模“开发式扶贫”的先河。自那时起，三西人民以“领导苦抓，社会帮扶，群众苦干，以苦为乐，变苦为甜”的“五苦精神”，展开了一场历时30年的反贫困斗争。

2012年立夏时节，我们再次踏上三西黄土高原。在欢快的“花儿”声中，勃发的生机扑面而来。30年反贫困斗争可歌可泣的人和事，以浓烈的色调，绘就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，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……



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太平村，新华社社长李从军（前左）采访养鸡专业户陈云花（前右）。说到高兴处，陈云花开怀大笑

本版均为新华社图片

唯雅诺，成就非凡格局

全新唯雅诺皓驰版，3.5升V6引擎，决策强劲的驱动力

ESP电子稳定程序，能智能识别并分配制动力；给驾驶者主动安全保护，让驾驶更安全。同级别领先的精工工艺，给你最安全的商务保障。商务车市场标杆：3.5升V6引擎，澎湃的动力；豪华的商务材质给您最高等级享受；流畅布局与澎湃动力，为企业提供最佳形象名片；携手让您的商务车迈入奔腾时代，共谱意成就非凡商务格局。

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.nj-benz.com

¥ 679,000 元起

购车尊享价值3000元座垫套+养生礼盒+免费保养卡+首保免费首保

35 V6

Mercedes-Benz

南京宝铁泛伟达 4S中心地址：南京市栖霞区马家营108号 宝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：025-6857 1777
太明路城市展厅 地址：南京市秦淮区太明路201号 电话：025-5263 6292

“三西”地区——

六盘山所处的宁夏西海固，与甘肃定西、河西，合称“三西”，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。1982年，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，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大规模“开发式扶贫”的先河。三西人民就此展开了一场历时30年的反贫困斗争。

责任编辑：吴明明 139901599@qq.com 美编：时芸 组版：丁亚平

封8、9
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

1

●近几百年中，气候变化、战乱频繁、过度开垦，三西黄土高原沦为秃山枯水。年降水量两三百毫米，蒸发量却在十倍以上。中国人对上天有各种各样的祈求，三西人的祈求只有一个：老天爷，快下雨吧！

●韩正卿，上世纪80年代定西地委书记，至今被百姓称为“韩爷”。“韩爷”当年下乡，随身携带一把锄头、一个桶、一把瓦刀、几棵树苗。路上看到一洼水，他会拿出棵树苗种上。

石建全带领村民平整土地

王永瑞把接的雨水倒进水窖

山水记

“刹开一粒黄土，半粒在喊渴，半粒在喊饿。”

“家乡的山来家乡的水，家乡的花儿它最美；家乡的酒啊唱不醉，尕马儿我不想拉回。”

“夕阳西下，彩霞满天，一个粗壮的汉子立于坡上，脖子一挺，一声长吼，一曲“花儿”拔地而起。

这汉子，就是定西市临洮县阳屢村党支部书记、当地著名“花儿”歌手瓦广吉。

“花儿”是三西人最喜爱的民歌。歌子再难，“花儿”不断。30年来，三西人不知在“花儿”声中克服了多少艰难。

瓦广吉说，30年前，这儿都是荒山秃岭，别说树了，连庄稼都是“马毛庄稼”，只能长马毛那么高。

说话间他把两个手指一张，食指与拇指拉开些距离——这就是马毛的长度。

特大号的手，特大号的脚，石建全不仅有干出来的身板，还有精明的头脑。

花甲之年，石建全不去年操作一年稳赚十万元的砖厂，偏去承包临洮县一万多亩秃山。

没人理解他，包括老伴和儿子：“几百年没长过一棵树，你有多少钱能把荒山沟填满？”

老汉一声不吭，扛着行李进了山。山顶盖个小房子，墙外刷上标语：“立下愚公移山志，定叫荒山披绿装。”

他早盘算好了：山下，填沟推地，种庄稼、养牛羊；山腰，发展果园；山顶，植树造林，保持水土……

“刹开一粒黄土，半粒在喊渴，半粒在喊饿。”诗人写尽了三西悲情。

一天，乡亲们惊奇地发现，秃山果真绿了起来，老石种活了树，还赚

了钱！

另一位“愚公”王永瑞，孤身一人在定西市安定区白碌乡种了30年的树。白碌乡太旱了，他种树成活率只有十分之一。梨只能长到核桃大，涩得很；杏子，一开花就谢了。

死了种，种了死，种了死，死再种。在这苦痛的轮回中，王永瑞老了。原来能担两只大水桶，现在只能挑两个小罐罐。

白天给他做伴、夜里为他取暖的狗一只老死了，他种树。

连虫子都死了，跟着他挖地的喜鹊再也不回来了，他还在种树。

我们问：种一棵死一棵，有意义吗？

老人忽然掩面痛哭：“种不活树，死了我也闭不上眼。”

火花又在他眼中闪动：“听说今年就能把洮河水引来，树就能活了。”

尽管万般不忍，我们还是不得不告诉他，距离太远，引洮工程不知哪年才能引到你的山上。

他的眼神顿时黯淡了。

但他又抬起头：“老天爷总会下雨的……”

我们为他拭去眼角的泪水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悲从中来。

我们知道，只要一息尚存，老人依然会种他的树。种树，就是他人生所有的价值。

定西市委书记杨子兴是个有心人。他一直站在旁边，默默地听着王永瑞的诉说。第二天，他便作了安排，打算把水管引到山上，让王永瑞把树种活。

治山理水的惊人创造诞生在这片土地上

脱贫的关键，往往在带头人。30年来，一个又一个带头人传奇故

事，在三西流传。

韩正卿，上世纪80年代的定西地委书记，至今被百姓尊称为“韩爷”。“韩爷”当年下乡，随身携带一把锄头、一个桶、一把瓦刀、几棵树苗。路上看到一洼水，他会拿出棵树苗，种上。

为减少林木砍伐，定西在农村推广节柴省煤灶。每到一村，这位地委书记亲自抡起刀瓦，手把手教农民改灶。

作为当年韩正卿身边的工作人杨子兴说，身先士卒，带头苦干，这就是老书记教给我的。

一种精神、一种作风，就这样心手相传。

杨子兴说，豪迈的石建全，悲情的王永瑞，都让人想到三西特有的耐旱作物——柠条。这种不起眼的小灌木，地面只有尺把长的枝条，地下却扎出几米深的根。冬天灰秃秃的，眼看要死了，给点水，又开出鲜亮的小花来。这，就是三西人！

我们脚下的坡畔柠条丛生。30年来，一项又一项治山理水的惊人事迹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。

在榆中实验、发明的“全膜双垄沟播技术”，最大限度地利用稀少雨水，在全国旱作农业区推广。

定西人的新型集雨水窖，不仅推广到非洲，还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前来观摩学习。

半个世纪前曾以失败告终的引洮工程，依托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国力和先进技术，新世纪再次上马，三西百万百姓即将告别饮水难的历史……放眼望去，绵延的梯田宛如巨大的五线谱，在千沟万壑中匀称地展开，劳作的人们如点音符跳跃其上，似乎无声，却把一种强烈的音乐感染，弥漫在天地之间。

我们不禁为之感叹：美哉，三西景；壮哉，三西人！

寻富记

2

“再穷的三西人，也会有富贵的念想

瓦广吉不相信三西的土地上只能生长贫穷。他亲口咀嚼过土壤的味道：黄土甜，红土苦，黑土是涩的。什么土能长什么庄稼，心里有数。

土地，让他掂着有分量，摸着有温度。

什么叫穷？

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对贫穷的界定是“没有一件亚麻衬衫”。

三西人会告诉你：锅里没粮，锅底没柴，缸里没水，身上没衣，那才叫真穷。

1949年的中国，大灾虽定，民生凋零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那一年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，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。“三岁一饥、六岁一衰、十二岁一荒”，西方世界皆认为中国这个饥荒大国“精华已竭、膏血俱尽、坐而垂毙”。

在这个国家让人们吃饱饭，让亿万人口富起来，是一道前无古人、后无借鉴的旷世难题。

关于30年前的三西，我们听到这样一些片段——

小孩子寒冬腊月没有鞋穿，看见一泡冒着热气的牛粪，赶紧将长满冻疮的脚丫往牛粪里一插。

一家五口人，穷得只有两个碗。爹妈就在土炕上挖三个坑，野菜糊糊舀到坑里，三个娃娃就趴在炕沿吃溜溜地喝。

全家只有一条烂棉被，冬夜里，七口人要睡一个扇形，每人才能盖上一个被角……

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国家用于救济贫困的资金多达400亿元。然而，“救得急，救不得穷”，唯有变“输

户做工作，就是一句话：不能贱卖。

他甚至使出杀手锏：谁压价收购，就取消车配载权。

一周内，洋芋收购价就像心电图的曲线，跳得扣人心弦，终于，一分钱一分地升了上来。

从那以后，每逢上市旺季，各乡政府门外都挂出大大的价格牌，几小时更新一次，村头喇叭里一遍遍地念，电视里也在滚动播放着洋芋行情。老百姓管这叫“一声喊到底”。

非遗也不少：市场竞争应该是市场定价嘛，政府瞎掺和啥？

李旺泽火了：“让农民增收，有啥错？”

市场是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。但李旺泽的想法是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这只好手，还很不规范。分散的农民主信息不灵，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。这时，政府必须伸出手“看得见的手”。

现在，全国马铃薯市场的三分天下在定西。定西农民的嗓门儿，可以左右中国马铃薯市场的定价权。

30年来，就是这样一双“看得见的手”，和三西百姓千万双手一起，扶起了陇西的药材产业、静宁的苹果产业、六盘山的旅游产业、敦煌的葡萄产业……

马家窑古陶上的涡旋纹，回旋起伏，遒劲向上，如水流奔腾。30年来，三西人就走过了这样一条坎坷曲折却一往无前的脱贫致富之路。

面对马家窑红底黑纹的陶器，我们感到那么熟悉——宛如瓦广吉、陈云花那一张张红透、闪着光泽的面孔。这些陶器历经窑变火烧，由泥变陶；而时代之火，也锻造了瓦广吉这样的三西儿女，使他们也经历了由泥变陶般的质变和升华。

天还是那个天，地还是那个地，人，却不再是原来的人了！

（下转封10版）